

从“旧厂街”溯源江门老时光

| 倩娜 文 |

编者按：近段时间以来，随着电视剧连续剧《狂飙》的火爆出圈，剧中“京海市”取景地引起了广泛关注。“京海市”实际上取景于中国著名侨乡——广东省江门市，涵盖江门市辖下的蓬江区、新会区、江海区和台山市，其中剧中最常出现的“旧厂街”，主要取景自蓬江区的墟顶老街区一带。本报特约江门作家倩娜撰写此稿，让我们沿着她的笔触，一起走进“旧厂街”，探究一番墟顶老街区的前世今生。

江畔何人初见月

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江门，那最初的月色，洒落何处？

江门的源起，与水有关。根据本土史志记载，早在一千年前，江门只有一些小岛屿浮于茫茫泽国中。海面孤悬的岛屿当中，较为突出的要算狗山（今称蓬菜山）、烟墩山和凤凰山。宋代西江在新会出海，它的一条支流切割江北的狗山和江南的烟墩山，两山夹岸对峙，如护卫的将军。对峙之间，又有形似长龙的礁石潜伏于水底，仿佛江之门户。人们随形赋名，“江门”之名鹊起。

与口口相传的“江门”相比，有文字记载的“江门”最早见于明初《稗坡集》第五卷，由黎贞先生代朱二尹作的《江门送别图》序文中。江门如今还有很多湿润的地名，保留了对水的原初记忆。耙冲（涌）、篁湾、潮连、水南……每一个名字都隐匿着与水的渊源。查阅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的《陈献章集》，发现故乡先贤陈白沙先生提及江门的诗句也常常与水相连：“江门之水常渊渊，月光云影江吞天”“水满江门弄钓时，一篇谁借病翁诗”……这些水汽弥漫的诗句，挟裹着潮湿的气息和江水的涛声扑面而来。撇开历史的考据，白沙先生的诗给了我们充分的佐证——六百年前的江门，是可钓可居的云水之乡。

墟顶掀开的时光书

明代的江门，由于西江下游河网密布，蛋民浮泛江海，以水上贸易为生。日子久了，就有了简单的商品交换，码头附近形成墟集。

今天的江门市区，最初建筑在河边滩地上。元末明初，我们的先祖在西江下游、蓬菜山西麓开辟了一个墟场，人称“江门墟”。逢每月的二、五、八日为墟期，趁墟者云集。江门墟因为所处地势较高，又称“墟顶”。其时，江门墟属新会县龙溪乡归德都辖，陆地面积仅限于今墟顶街、泰宁里、卖鸡地、安龙里一带。

关于墟顶当年的热闹景象，白沙先生在《江门墟》一诗中有过生动的描述：

十步一茅椽，
非村非市廛。
行人思店饭，
过鸟避墟烟。

其时的江门亦村亦市，亦农亦商，亦渔亦贾，可谓物流集散闹市要坊。如今，行走墟顶老街区，一些街名和曾用名仍然隐含着遥远的市井风情。猪仔墟、卖鸡地、打铁街、缸瓦地、糍街……可以想象，当年每逢墟期，江门墟伴着晨曦开始苏醒，然后，冒烟、沸腾。

水埗头，又名“级级石”，是用红



砂岩石板铺砌而成，原为31级，后人在其基础上增砌两级，现为33级。人们沿水埗头进入墟场交易。当年岸边木艇穿梭往返，艇主多是来自附近各地的乡民。那埗头的市井人声、墟场的袅袅炊烟，是早期江门先民生活最为集中的明证。来来去去的四乡八邻，交汇的各种乡音，响彻水埗头的上空。农耕时代的江门，人与水，唇齿相依。

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埗头旁有开平人余福和开设打铁铺，锻制刀具，因店铺仅有三条桁瓦，故出产的刀具以“三桁瓦”为标记，享有盛名。后人因之又称此地为“三桁瓦埗头遗址”。

“一条大路通南北，两旁小贩卖东西”——这是镌刻于水埗头当年闸门上的一副石刻对联，石碑上方镌刻“江门”二字。此联在复现水埗头曾经繁盛的商贩活动的同时，也表明其时的河滩已开始前移，陆地像剥笋般露出来，水埗头渐离水边……

墟顶，掀开江门的时光之书。

今天，当我们沿着水埗头从墟顶街逐级而下，进入莲平路、新市路、长堤风貌街等地，江门由一个墟集到明清时期商镇再到近代城区的历史纹理，清晰可见。

江门埠：从墟集至商埠的雏形

故老相传：未有江门，先有新市。

明朝中后期，西江水渐退，水流挟带着河沙在山脚下堆积，淤积成滩，陆地渐渐扩展到今江门市区的莲平路、兴宁路一带，人们在新盛街、打铁街、东南胜街一带设立新墟场，“新市”之名鹊起，其后继续向东南方拓展。新市扼河海交界的咽喉，其兴盛繁荣自不待言。新市因此又有“江门墟埠”之称，奠定了江门从墟集发展至商埠的雏形。

商业的持续发展使江门墟埠不再简单局限于一个乡间墟集。清代县丞署在江门设立，江门汛常驻，关税子口开设……各种举措都昭示着江门在粤西南贸易中心与交通枢纽上的重要性。



至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江门开通为对外通商口岸，时称开埠。海内外的书信往来、报刊发行从此以“江门埠”作为地名。

江门埠的兴旺，激发了海外华侨及殷商在江门投资置业的意愿。随着西风东渐，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，江门埠渐次脱胎于农耕时代的模式，开启江门经济的腾飞。

1925年，江门一度升为省辖市，开始加快市政建设的步伐，修筑拓宽马路，随之形成包括莲平路、兴宁路和新市路构筑而成的骑楼群。外墙可见经过改造后的欧式立柱、西式窗花，而源自匠人内心的传统文化符号也在窗棂、山花、匾额上尽显，其建筑风格可谓中西合璧。

清末民初，丰宁街上七八家三桁瓦刀行撑起的商业旺势，令江门埠的兴旺盛名远播。江门埠金铺、绸布铺、书局、报馆鳞次栉比。兴宁路骑楼顶上的灯影花，取材多是绸布上的纹样，花形精巧秀气，有的直接写上“杭州”字样。兴宁路因绸布生意兴隆又被称为“苏杭街”；另一方面，兼作通商口岸和商业重镇的江门，外汇往来渐趋频繁，催生了江门的金融业。新市路在历史上曾经银行扎堆，堪称当时江门的“华尔街”。

今天，这片骑楼相接的老街区，已成各类商品的批发旺地。江门埠的花样年华已经远去，只是每每徜徉于斑驳的骑楼群之间，不时仍可见外墙上残留的一些隐约的字迹：时髦礼服、大来金饰、诚发药行、益丰书局……时间在着力挥笔的顿挫之间留下的手迹若隐若现。

长堤：开埠岁月的繁华一梦

漫步长堤老街，只见延绵的百年骑楼群倒映江面，江门河碧水迢迢，偶尔有船只驶过，在江面荡起浪花朵朵。堤岸通花雕栏，绿榕飘须，三两钓者临滨垂纶……

如果说墟顶是江门历史的原点，长堤则见证了江门的开埠岁月。

长堤曾经的繁华兴旺，与水相连。江门由于扼守西江下游与江

河的汇合处，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，使之成为四方物流集散地。明代李之世曾在《江门晚渡》一诗中描绘了当年江门河畔“千船如蚁集江滨”的盛景，同年代诗人许炯在同题诗中也写道：“江南江北是通津，终日舟横楚水滨……”可见江门所处为“通津”。“江门晚渡”还因之入列“新会八景”之一。

清代，江门商埠陆地不断扩大。查阅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的江门图，经纬之间，江门版图已日益拓宽。1904年，随着江门关在北街设立，江门进出境旅客激增，一时“华洋杂处，商旗辐辏”。至1911年，新宁铁路斗山至北街连通，长堤因为既和北街相接应，又是众多码头所在地，航运兴盛，商贸往来更加频繁。

长堤老街位于江门河北岸，包括堤东路、堤中路、堤西路三条靠近江门河边的路段，全长约1.5公里。长堤的骑楼建筑群与江门埠的骑楼片群一样，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华侨投资兴建。具有东方传统风格的花纹饰线、精美浮雕、“满洲窗”和西式的罗马柱、拱廊、雕花等元素相互交融，形成了长堤骑楼建筑群浓郁的“侨味”风。

在1929年至1933年间，江门进行大规模市政建设，长堤马路得以开辟和拓展。一时间，商铺房舍鳞次栉比，客商攘往熙来，码头千船汇聚。旅馆、酒店、剧院、商店等配套设施应运而生。外商也在江门开设商行，长堤更添繁华，时有“小广州”之称。“酒榭歌台紫洞船，风光最好是堤前”，每到晚上，长堤边，彩船画舫，笙歌不断；小木船上，船家煮着香气弥漫的“艇仔粥”招徕客人；堤岸榕树下，“讲古”的老人舌绽莲花，痴迷的听众围树三匝。空气中，弥漫着炒田螺、炒栗子等风味小吃的香味，江上汽笛长鸣，有货船或“花尾渡”缓缓驶过……

长堤，不仅是江门早期商业、经济的源头，同时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钓台故址，是明代大儒陈白沙当年的垂钓、讲学之地。明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，白沙先生仿效东汉严子陵隐居桐江、筑台垂钓的方式，在江门河边筑钓台。“何处江边著钓台，楚云明月尽收回”，遥想当年，先生与学子，或垂钓于江滨，或吟诗唱和，无不具有自然生机活泼之趣。白沙先生晚年把钓台作为衣钵传给得意门生湛若水，交其继续弘扬白沙学说。两百多年后，就在堤中路后面的书院路，新会知县周志让因景仰白沙先贤，将官立社学改为景贤书院，也即如今江门市第一中学的前身，由此开启江门教育的根脉。

昔日已随流水西去。那些先后出现，继而消失的如蚁千船、艇仔粥香、月下桨声、人语、故事，也渐次消逝在茫茫烟水间，唯余江边闲置的码头，和着骑楼上字迹斑驳的商号，见证着江门开埠岁月的繁华一梦。

独具岭南特色的骑楼建筑群，中西合璧的洋楼，百年老街氤氲的人间烟火气……这是《狂飙》中的“旧厂街”，又是江门城区历史的发源地。墟顶作为江门城区的原点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江门人的集体记忆。城市在朝前奔跑，它因旧而醇厚深沉，因新而活力充盈。从城市原点出发，江门，正迈着坚实的步伐，开启时代新窗。（本版摄影 黄光明）

